

# 不吆喝不炒作不办卡,师带徒手艺好邻里亲 六十载理发店藏着几位“守”艺人

在北京,有两家藏身于老社区里的国营理发店。它们同属一家公司:一家叫和平里理发店,开了61年;另一家叫新美理发店,年头更久,可追溯到1958年。它们的招牌不起眼,装潢停留在上个世纪,老师傅们穿着白大褂,守着一口蒸锅、一把刮刀,日复一日。不怎么赚钱,但门一直开着,因为街坊们说:“这店不能没有。”



理发师陈金和在为顾客剃脸。(受访者供图)

## 国营老铺 烟火里的坚守

和平里理发店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一区4号楼临街一层,推开那扇老旧的玻璃门,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
黑色的老式理发椅、磨得光滑的操作台、泛黄的墙面——这间1965年开业的国营理发店,已在市井烟火中坚守了61载。红底白字的方正招牌朴实无华,却是周边居民心中无法替代的地标。

店铺不大,统共50多平方米,外间是营业厅,里面一间洗头、一间蒸毛巾。灶台上,一口大蒸锅整日咕嘟着冒热气,里面的蒸架上满是毛巾。这是店里坚持了数

十年的消毒方式,从不间断。

“热毛巾煮沸消毒,比什么消毒水都管用。”店长黎建忠说,“刮脸刀要上脸,毛巾必须彻底消毒,对客人要实打实负责。”冬天,顾客一进门,老师傅便递上一块热毛巾,暖手更暖心。

每天提前一刻钟到岗,师傅们洗净头发、身着整洁白大褂上岗——这是传了半个世纪的老规矩。“学徒时师父就教,理发师自己得干净体面,才能服务好客人。”黎建忠的话,道出了这家老店不变的初心。

位于东城区新中街红五楼一

层的新美理发店亦是如此。很少有人知道,这两家店同属当年的国营“北方服务公司”——那曾是大佛寺、安定门、和平里、工体一带老城居民最熟悉的名字,澡堂、理发、修脚样样有,师带徒的手艺扎实,待客如亲。

这两家店,每家常驻3位理发师,店长黎建忠两边跑,7人平均年龄60岁,从业均超过40年。这些老师傅,都是当年老国营公司“师带徒”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最后一茬手艺人。改制后,老师傅们便成了两家老店里最稳定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## 一把刮刀 半世纪的手艺

店里最珍贵的物件,是老师傅们手中那几把用了几十年的刮刀。刀身布满岁月痕迹,却依旧锋利。

“北京人管这叫刮脸,上海人叫修面。脸上绒毛刮得干干净净,摸着滑溜溜、擦脸不蹭毛巾,才算合格。”黎建忠说。十几分钟的刮脸,手法轻柔沉稳,不少顾客

都能舒服得睡着。

这份稳如泰山的手艺,源自他们年轻时练就的“吊腕子”——双手各持一把梳子,双臂伸直举过头顶,每次半小时以上,至少练一个月。腕力稳了,握刀才稳。

58岁的陈金和是新美理发店的第三代传人。1988年2月15日,刚过20岁的他接父亲的班,跟

师父刘少德学艺。当年老国营店最讲究的就是师带徒:先从扫地、蒸毛巾开始,半年后才上手。初出茅庐,有一回给一位老先生头皮上刮了四个道子,他吓得手心冒汗,老先生却说:“小伙子,你就拿我试手,不刮破你总也学不会。”正是客人这份包容和鼓励,给了陈金和不断精进业务的动力。

## 双向奔赴 邻里间的温情

新美理发店门面不起眼,却积累了一批“老粉”。

2024年冬天,大雪纷飞。70多岁的窦老先生剪完头,对着雪地犯了怵。陈金和见状,撂下活儿,搀着老先生一步一步把他送回了家。

两天后放晴,一位老阿姨拎着保温桶进店:“陈师傅,感谢你送我老伴回家。”她是窦先生的老伴,也是店里的常客。打开保温

桶,里面是鹌鹑蛋炖五花肉、凉拌芹菜腐竹。过了些日子,阿姨又送来了大棒骨。“街里街坊,有忙谁不帮。”陈金和说得轻描淡写。

这样的故事在两家老店里数不胜数。

和平里理发店61岁的李晨光做了一辈子活。70多岁的楼女士住翠微路,每隔一个多月就坐地铁来做波浪大卷造型,已经持续了20多年。她是唱粤剧的,经东方

歌舞团同行介绍而来,说别处给不了她要的感觉。逢年过节,楼女士总带小礼物来,像走亲戚一样。

新美理发店的王德清今年67岁,干了47年,退休后被返聘。他是男女活“双面手”。一次,一位老顾客在外地把头发烫焦了,回京直奔店里。这里的烫发不一样,王德清用热毛巾包着烫——不上烤罩,不伤发质,烫完一撒手就有弹性,只收二三百元。

## 不离不弃 一辈子的约定

两家老店85%的客人都是老熟客。有人搬到了顺义,有人住到了天通苑,有人远在通州、石景山,但理发这件小事,从不将就。

“我在这剪了30多年,从小伙子剪成老头子,就认这儿!”和平里街道居民张明鲁理发完,满意地捋了捋头发。一位86岁的老爷子以前住三里屯,现在住顺义,每

个月专门来店理一次小背头,他说:“习惯了。”

理发店的定价更是“恍如隔世”:单理发17元,洗剪吹30元,全套加刮脸40元。染发最贵125元,自带染膏只收65元手工费。

这份温暖是双向奔赴的。63岁的王炳栓在和平里理发店干了20多年。一位老顾客每隔20多

天就开车来找他剃头。从和平里到新中街,这些藏在老社区里的国营理发店,不吆喝、不炒作、不办卡。但只要推门进去,那股热毛巾的温暖,那把刮刀的妥帖,那位站了一辈子的老师傅,就是老北京街巷里最温暖的烟火人情。

(北京晚报)

## 七旬老人 田埂上的生命托举

雨细细密密地下,落在淮安市洪泽区朱坝街道墩南村的麦田里。小麦铆着劲儿灌浆,田边的灌溉渠蓄满了水,满眼都是生长的劲头。6个多月前,就是这条水渠,见证了一位七旬老人的生命托举。近日,记者来到墩南村,找到了这位老人唐秀英。

去年10月21日下午1点多,也是下着雨,85岁的老人陈秀芳不慎跌落两米多宽、一米多深的水渠,困在水中。邻居唐秀英在家门口隐约听到呼救声。她循着声音沿水稻田埂仔仔细寻,先向东探寻无果,又向南跋涉,最终在自家农田旁边的水渠,看到了趴在水中的陈秀芳。

“渠里的水已经没过田埂,她浑身湿透了,手扒在田埂上,一动不动,只有一点点喘气声。”唐秀英大声呼喊,用手托着陈秀芳脸颊左右晃动,却得不到丝毫回应。她环顾四周,空无一人,身上也没带手机,于是当机立断,俯身抓着陈秀芳的手腕往上拉。可对对方身高手重,加之湿棉衣增重,唐秀英使出浑身力气也未能撼动分毫。危急关头,她毅然决定下水救人。

唐秀英已年过七旬,身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出的旧疾。“来不及多想,我把棉袄脱了,滑到水里。”刺骨的冷水瞬间包裹了她的全身,寒意顺着皮肤钻进骨头缝。唐秀英强忍不适,将并不宽厚的肩膀顶在陈秀芳身下作为支点,将老人一点点向上托举。还是顶不动,她又把头蒙到水里,把陈秀芳的棉袄、雨靴一一脱掉,才终于把人顶了上来。整个过程花了半个多小时,“上来后,头上都是水草,腰疼得快站不起来了。”

陈秀芳意识模糊,情形十分危急。唐秀英将陈秀芳的身体斜靠在田埂上,回去喊人帮忙。雨湿路滑,她摔了好几个跟头。跑了一半回头,发现陈秀芳已经平躺在地上。“我怕她撑不住,又跑回来,连背带拉,又走了半个多小时,才把她送回家。”

陈秀芳的子女都在外地,老人独自居住。熟知情况的唐秀英到家后一刻也没有停歇。她先细心地帮老人掏出鼻子、耳朵和嘴巴里的污泥杂物,防止堵塞呼吸道;又跑到厨房烧好热水,温柔地为老人擦洗身上的泥水,翻找出干净衣物换上。照料过程中,陈秀芳几次吐出腹中泥水,意识逐渐有了一丝好转。

恰巧此时有同村村民路过,唐秀英急忙嘱托对方联系村医和老人子女。村医赶来后初步诊断,陈秀芳因溺水受寒,身体状况极差,双肺可能感染,情况不容乐观。家人闻讯后迅速将老人送往洪泽区人民医院,后又转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。经过七天七夜的全力抢救,陈秀芳终于脱离生命危险,康复出院。“不是唐秀英,我就活不成了。”康复出院后,陈秀芳逢人就感谢她的救命恩人。

(交汇点)